式敬編

式敬編卷三

慎刑

三細不宥四誅不聽刑故無小豈以不禁奸邪爲寛大哉顧刑以懲有罪不可及無辜慎刑之道根極于惻隱之心遇案而必加詳審務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憾則明爲德明而非苛察也威爲德威而非武健也史傳所載酷吏以鷹擊毛摯爲治果皆天資刻薄歟窺上意畏主威明知

寃濫而不敢據法力爭微眚而蒙重譴鉅案而

廣株連絶生人之命干天地之和而已亦難逃

其咎不慎之禍於斯烈矣至於懼上官狥僚友

上下其手以致失當者無論也易旅之象曰明

慎用刑康誥曰慎罰惟慎則矢小心持大體而

克洽好生之德焉爲慎刑門第三

事實

周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

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

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
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漢景帝元年張歐爲廷尉專以誠處官官屬亦不敢
大獄每上具獄事有隙可生者生之不得已則爲涕
泣面對而封之武帝時擢御史大夫
武帝時吏治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桑緩
刑罰理獄訟務在得民心吏民大信愛之
雋不疑擢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

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

張安世爲光祿勳郎吏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
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其
隱人過失皆此類

何武字君公爲揚州刺史數政有臤時戴聖爲九江
太守間有不法武廉得其罪欲案之聖懼盛毀武於

朝而聖子以郡盜獄被繫廬江聖自謂子必死武爲平反得生始大慚服

袁安字邵公楚王英謀逆事泄株連者衆拜安楚郡守按獄安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丞掾皆曰恐上怒不可安曰脫有不合吾以死爭之帝感悟卽報可得出者四百餘家後累遷司徒論曰袁公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子孫之盛不亦宜乎

尙書令黃香務輕愛惜人命每存憂濟永元十二年東平

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連及千人香爲科別據奏全

活甚衆子瓊爲太尉封邟鄉侯曾孫琬亦爲太尉封

陽泉鄉侯

永平中寒朗以謁者守侍御史考案楚獄顏忠王平

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

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朗心傷其冤試以建

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

言建等無姦爲忠乎所誣帝曰即如是忠乎何故引之對曰忠乎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所虛引冀以自明帝怒捉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命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于身天下幸甚及歸其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

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

張皓字叔明官司空趙騰等因災變上書下有司鞫治引八十餘人皆以誹謗伏重法皓力救從末減朝論韙之

盛吉爲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入人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有白鵲

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三子皆任州郡

殷棠川曰所貴執法者非徒曰不輕縱舍云爾鄙罰

弗麗於事必據律原情辨正之雖微罪不妄加人斯

爲執法也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諸郡連及多至數

百惟弼獨無所坐詔書切責從事曰青州六郡其五

有黨平原何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風

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風旨

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民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怒收郡僚送獄奏彈欺隱彈以俸贖罪得免子孫繁庶祿仕不絕

三國魏田豫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為郡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囚慰諭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一朝解散

晉桓溫在荆州恥以威刑肅物令吏受杖止從朱衣上過或曰向見令吏受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公曰我猶患其重

南北朝

北魏源賀上書文成帝曰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今彊埸猶須戍防臣以爲非大逆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竊盜與過誤之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風庶幾在茲帝嘉

綏之後帝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罪徙充北藩諸戍全活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若人人如此朕臨天下復何憂哉子懷亦有政績勳名奕世

高允歷事魏五帝出入三省每以獄者人命所係必加詳慎嘆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面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況凡人能無咎乎嘗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陰

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後果年至百齡

北齊宋世軌歷廷尉少卿洛州人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株連千七百人崔昂爲廷尉以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爲劫惟戮魁首餘從坐恐合爲南臺囚到廷尉世軌多雪之仍移攝御史將問其濫狀中尉畢義雲不送移往復不止世軌遂上書極言義雲酷擅齊文宣引見二人親勅世軌曰聞能執理但守此心勿慮不富貴

後周文帝時韓襃為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襃至密訪之並州中豪右也襃陽不知禮遇之謂曰刺史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盡署主帥與分地界盜發不獲即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皆惶懼首伏曰前盜實某某具列姓名襃因取名簿藏之牓州門曰凡盜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之籍其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間盜悉出首襃取簿質對不爽並原其罪許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唐嚴譔事則天爲詳審使立心仁厚平活八百人原宥十餘家後拜散騎常侍子尹鳳翔三世皆壽八十五

朱敬則以武后刑罰太濫上疏曰急趣無善迹促柱少和聲伏願窒羅織之源蒼生幸甚周矩亦上疏曰推刻之吏相矜以虐鐵爪籠頭懸髮熏目故皆不勝楚毒而自誣耳后采其言制獄稍衰

李日知斷獄平恕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

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列上兩狀竟直日知為刑部尚書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吏受勅二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人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以為人遂釋之吏皆感悅

鄭克□□□

楊甸參夔州推司子椿等一人及第太守令甸解職甸驗二囊皆守者錢也一貯當三錢三十九文一貯

折二錢四千餘文一貯小錢萬餘等問故旬日旬四十年中所謫罪囚但遇可疑者從末減有從死罪減爲流罪者即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減爲杖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攺放者便投一小錢今旬畢幸登耄壽此亦少有功耳敢捨公門而自逸哉

刑部員外郎孫莘老嘗謂張泣欠庫憲錢米憲徵理之泣拉憲氣息將絶憲男員得年十一匿擊泣死准律員得當死伏以律令以防盜暴孝行以開教化員得救父

難是性孝非暴聲張溢是心切非凶以彰非之處正
父子之親矜宥伏在聖慈勅付法司減死罪一等
開元中廣州都督裴伯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
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士可殺不可辱臣巡邊聞
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
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又
輕決辱上然其言嘉貞不悅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
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

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權梁山謀逆命宋璟爲京兆留守按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人情有之而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崔羣曰陛下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

若須出勑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啟奏平恕如此
乾符五年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安潛到官不詰盜
蜀人怪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
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爲
盜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死矣安潛曰汝旣
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旣爲
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剮盜於市於是諸盜
相疑無地容足散逸他境

宋曹彬知徐州日有吏犯罪立案逾年始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吏新娶婦若遽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祥矣吾始緩其法而亦不廢法也

張齊賢通判衡州州鞫刼盜十餘齊賢活其失入者五人知州等懼譴責齊賢齊賢曰豈欲委罪於人而自爲功乎令改正而已

王祐爲侍郎時王溥爲相或譖符彦卿叛太祖使祐按察之且曰事竣必授以王溥官職祐奉命還言按

驟撫叛狀願以百口保彥卿上頗不懌然事爲釋或謂祐曰意君必做王溥官職矣祐曰我雖不做我子必做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子孫必有三公者爲後祐封晉國公子旦爲相封魏國公

眞宗時目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帝意稍解且乃

悉焚所得書已而帝悔馳取之已焚矣

歐陽修父觀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夫人鄭氏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憾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我不及見兒之立後當以我語告之子修副樞密參政事樂安郡開國公謚文忠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

當死朴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皆不死衆皆服及知成都劍州民李孝忠聚衆二百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朴惟坐孝忠以私造符牒餘皆得不死京師謂爲朴脫逆黨

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易也召爲侍御史卒諡清獻

趙朴知成都以寬爲治朴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是獄皆謂不免朴察其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人大悅朴爲政

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要之以惠利爲本

慶曆中晁仲約得罪富公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
也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未敢保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詰其所以
坐曆販盜竊而督償者三分之二公曰何不責保在
外使之輸納通判曰此輩兇頑不旋踵復紊官司矣
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以疾斃獄中亦是除民害耳
公蹙然曰法不當死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

呼出立庭下戒之曰爾輩爲惡不悛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爲良善害復紊官司也汝等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首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懽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歳犯法者減舊歳之半

蔡確坐詩語譏訕議者欲重其罪范忠宣獨於簾前開陳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

周濂溪先生敦頤初在南安年甚少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殺之敦頤爭之不得太息曰殺人媚人吾不爲也委告身欲去逵爲感動得減死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

張淇知江陰縣吏盜錢三百萬蓋二十年矣淇發其姦補繫數十人轉運使趙廓謂曰此合賞典悉寘諸盜錢吏吾以聞於朝淇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

論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爾曹死矣吏親族鬭者爭出錢以償十日而足乃推同盜錢一人已死者爲首餘悉貸不問廓愧且歎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張後高位壽終

孫立節崇寧間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鞫吏士有罪者謝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不可曰獄當論情吏當論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辜

矣餘可盡戮乎謝即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下刑部議如立節十二人得不死立節遷官二子皆進士

蔡京當國時會吳門盜鑄獄起京欲陷劉逵婦兄章綖輩遣私人鞫之株連者千餘復命御史沈畸往勘畸至吳即日決釋無左驗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而可附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京大怒坐貶

范純禮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

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邨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劇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之于首曰與劉先主何如遂為匠擒明日入對曰愚人邨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耳徽宗從之

林積循州判官嘗覆大獄多平反忤部使者意使者

初欲薦積因是已之積笑曰失一薦剡而活五十八人吾復何憾

宇文英迪初領黔江郡獄民有扶愛之者嘗訐濟[illegible]官吏適坐事繫獄官吏憾之必欲文致於法英迪力為辨雪竟從輕斷後三年英迪由南瀆泝流而歸時大雨水暴至波濤如山中流纜絕舟人拱手坐待傾覆俄有一小舟衝浪而至因號救得濟視其人則扶愛之也相顧大驚曰我昔日平黔之獄非有意於君

君今日冒險而來亦豈知將溺者之爲我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相與感嘆久之

廷炎時梁汝嘉制置浙東表朱倬攝參謀有羣寇就擒屬倬鞫問獨覈二人餘釋不問曰吾大父尉崇安日獲寇二百坐死者七十餘人大父謂此饑民剽食爾烏可盡繩以法悉除其罪不以邀賞吾其可愧大父乎

孝宗時臣僚上言在律言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

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聞於狀外求罪推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有如違戾重置於法

淳熙中潘德鄜提點湖南刑獄武岡縣一歲收罪人三十六死者二十八皆平反之具奏其事上以究心獄事進秩一等

滎諲爲開封府判官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

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賈黯疑有妖請誅其首而流其餘讞持不從各具議上之中書是讞議但流其首而杖其餘

金劉肅字才卿定興二年有盜內祭官羅及珠者連繫貨珠牙儈及庫吏十一人刑部議置極刑肅曰盜無正犯殺之寃金主大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意肅曰辯析寃獄我職也惜一己而殺數十人可乎明日詣省辯愈力金主悟因得不死肅後官中書令封

邢國公殷棠川曰寃獄之平反也恐觸怒上官見忌僚佐知而不爭欲言而不敢者多矣況犯人主之怒事關內帑未可以恒力爭者乎肅獨執法辯析不愛一身之死活十餘人之命雖抗主威違部議弗卹也不亦難乎世葢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百姓耳吁此又不仁之甚者也

元阿魯圖爲相議除一人爲刑部尚書或曰此人柔

該不可用圖曰選劊子耶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强壯爲

明夏原吉嘗夜閱文卷撫案太息欲下筆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此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者決矣是以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己志無所顧憚獄四三百鞫多冤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宅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

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令爲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令出迎謹甚囑君無遽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

吳正肅公育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爲民立保伍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爲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

兵往取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耶抑得妖人以塞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耳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於境內安得不知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耳手召之即可致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皆至送京師鞫實告者以誣得罪

胡器為泉州知府力拯病民之事每判死刑及徒配案恒鬱鬱不樂或問其故曰吾為民父母不能化民

以德政故民至此

林俊為刑部尚書上疏曰廷杖之法成化初皆重綿裹氈止以示辱逆瑾亂政始解衣箠楚非忠厚之道也報聞

王珣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陞四品官珣所部獲至數千人按之多非實珣盡釋去曰我不敢以一官陷人也後仕至左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邢寬祖父皆為法司每為囚求寬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人皆感之後生寬登第廷試初擬孫曰恭第一上謂曰恭暴字也及見邢寬二字甚喜擢第一冊書其名

王之麟初任刑部主事慮囚淮陽時張居正當國持法峻冬月獄無留辟而之麟所論決僅三人久為正郎忤摩嚴旨立斬臨江守錢若賡之麟持法力爭得緩死出知撫州撫俗好訟之麟委婉開諭其風漸衰戊子歲大饑崇仁饑民作亂單騎撫平之全活甚衆

郡人肖像祀焉

翁愈祥爲縣令究心祥刑便覽一書聽訟必以日見其老少肥瘠輕重施刑入夜必持巨燭熟視然後加刑民感德之後擢銓部

楊茂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粿監禁歲久鬻子女未能即完楊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虧粿之故愀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

安乎欲奏開泉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
赴部轉遷
邑鎮守建寧道首請於按臣擢總不赦者三十
七人按臣發千戶所防禦公曰此輩皆無人色且有
郎當不能蹤立者尚堪從役耶即釋之其爲三十七
人請命處尤足破阿臣誣贓之弊
賈諒初仕刑科凡有寃抑執奏不已或言其太過諒
曰以言爲職知而不言如欽恤何及晉副都糾察務

持大體審讞務求其生

陳灌除寧國知府民有坐盜麥舟者論死數十人灌覆按曰舟自漂至而愚民鬨取之非謀刦也坐其首一人餘悉減死灌丰裁嚴正而爲治寬恤類此

酷濫刑事實

漢甯成爲關內都尉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値甯成之怒及義縱至援甯氏破碎其家縱尤殘刻任右內史一年武帝殺之

張湯爲廷尉定見知故縱之法用法益刻汲黯時與湯議論湯務爲深文黯怒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湯與大農令顏異有隙湯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元鼎二年湯下獄自殺

王溫舒遷河內太守上書連坐豪猾大者族小者死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會立春溫舒頓足嘆曰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以律春月不行刑故也其慘刻

如此武帝以爲能擢爲中尉後有罪自殺戮及三族時溫舒兩弟及婚家亦坐他罪族誅光祿勳徐自爲曰古有三族而溫舒乃至五族乎

河南太守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矣行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果以罪棄市

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我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不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

周紆爲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晉荀晞都督靑兗二州性刻苛明更事弟純嚴酷尤過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北齊張和思斷囚無論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

若備極囚徒見者莫不破胆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即死後和思亦坐法杖殺

眞子融爲并陘關稅使誣劾齊王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攆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爲赦後哀訴不得免乃曰若不與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夜夢子融來追之遂無病而死經一

年蔡輝以病膚肉爛落多盡百許日始亡

唐索元禮迎武后意因告密得幸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網羅無辜織成反狀爲訊囚酷法每得囚輒先陳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所殺數千人太后知人心怨之誅元禮以慰人望

王遂爲浙西觀察使每有譏評者其被杖率過常制旣遇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枉殺

數千家未幾有人告興謀不軌太后太怒命來俊臣鞫之時俊臣與興方共事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一如興法因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太后下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相賀曰今日眠者始皆帖席

來俊臣萬國俊等酷作刑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攜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亡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猶得以頃刻畢命也不亦傷哉

袁州王參軍嘗勘一盜獄具而遇赦王以盜罪重不可恕乃先殺之而後宣赦罷官至新喻邑晚至僧院

忽見所殺盜曰我罪誠合死然已赦矣君何故匿王命而殺我我今得請於所司矣明日暴卒

五代僞蜀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睹披髮十餘人稱寃相迫龜禎大懼迴馬徑歸誡其子曰爾等長成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止以因循成律遂至寃人如此自今悔之何及未幾死

殷棠川曰淸慎畏懼令德也苟無仁恕之心或自矜修飭苛切以樹威或避忌形迹數陷富族取不受請

託之譬雖灼知寃狀而不敢冐擅遂急從至故加榜掠亟促獄具以示鍛染觀李翰云學士爲刑官可徒恃清慎畏懼而少哀矜惻隱之心哉

宋陳軒未第時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題其上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王履後履官至右丞軒至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與諸子曰吾生平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過七十不應杖達官折簡

祖責乃呼入行決卽死杖下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汝等戒之

士子楊之寄晨出探榜其妻跨驢往水門迎父母路逢醉人毆擊遂詣官申理時温仲舒判開封見醉者面有爪痕不問曲直一例責遣婦人大慙其夫下第歸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大罵之婦遂赴水死是夕仲舒夢神責曰子大臣[illegible][illegible]責良婦寃死二人禍將及矣明日上聞之怒罷仲舒官未幾卒

格言

漢宣帝地節三年廷尉史路温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古絕字)者不可復續今治獄吏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獄之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

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蔣華田曰溫舒此書見聽於君身名俱顯厥子若孫皆至牧守大官仁者有後信哉漢武用法吏以擊斷爲能往往至大官然所紀酷吏

無令終者獨汲黯持同異獲名法竟得至九卿無緣毫患卒後天子見思蔭其子弟皆至卿相何比干為治獄吏多所平反子孫富貴不絕吁何其阿旨與衡命之殊而榮辱安危迥異也豈非嚴刻而能用恩與陰德尤百倍哉然則執法者亦何必視人主之意而上下其手乎

宋文帝誡江夏王義恭曰訊獄處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

唐元稹擬授馮宿刑部郎中制曰亟則失情緩則留獄深則礙恕縱則生姦惟是四者時刑之難

宋呂居仁官箴曰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盡其不聽者少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除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矣或務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姦隱上則觀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惡胥吏

之浮言而二三其心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

者之患而存哀矜勿喜之念其庶幾乎

明呂叔簡刑戒書　五不打　一老不打血氣已衰打

必致命　一幼不打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拷

訊明載律文　一病不打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

一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饑寒切身打後無人

將養必死　一人打我不打或與人鬬毆而來或被別

官已打又行加打之類　五勿就打　一人急勿就打

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一人忿勿就打愚民自持己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致殞命宜多方譬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一人醉勿就打洗醉之人不曉天地豈知理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付收管候酒醒懲戒一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趨勞辛苦又欲趕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回後數日怨之未晚一人奔走喘息勿就

打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直遂或必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五且緩打一我怒且緩打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己氣平徐徐審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適者一我醉且緩打酒能令人氣粗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識須待醒鞫之一我病且緩打病中多帶火性不憚施刑不會亦恐用刑致怒人我俱損一我見不真且緩打事緩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

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爲直又復刑乙顚倒周章尤爲可笑一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即刑責倘終難了結反覺區處曾見有打人後又向人謝過者只爲從前謊張耳　三莫輕打一生員莫輕打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一上司差人莫輕打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有犯宜盡詳

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屬葺非體
矣一婦人莫輕打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致殞命
三莫又打一已拶莫又打語曰十指連肝必拶重之
人血方奔必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嘗見人
曾受拶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堪爲其已傷骨故嗟
乎均是肢體何忍至此一已夾莫又打夾棍重刑人
所難受四肢血脈奔逸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
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爲食一受夾棍

終成廢疾切宜念之人謂審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招承此心終不放下惟多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真情於心斯安此等刑雖不用可也一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一盛寒酷暑憐不打盛寒酷暑擁氊圍爐散髮披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墮指裂膚爍筋蒸骨而復刑責未有不死者一佳辰令節憐不打如元旦冬至八人喜慶此時

宜曲體人情頤養天和即有違犯當憐而恕之一人方傷必憐不打問理時各知其人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哀泣傷心且値不幸再加刑責觧不喪生即有應刑亦宜姑恕　三應打不打一尊長該打爲卑幼訟不打即言語觸官亦不宜刑人終以爲因卑幼而刑尊長也一百姓該打與衙役該不打即衙役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役之名後即衙役理屈人亦不敢告矣一工役舖行該打爲修私衙

或辦自用物不打即其人可責亦姑恕之　三禁打一禁重板打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三小杖五若用輕杖即多加數板亦不傷生我見責數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一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灣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一禁佐貳非刑打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門私置即正

官亦止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不得已而用赴堂禀請蓋正官猶有忖量而佐貳首領將勢要送來百姓任其酷打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藉華用曰夫刑者聖人無可奈何之法以濟德之窮者也原從悲憫心流出用之者當不以犯法爲怒不以得情爲喜蓋怒則覺彼罪應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真惟知痛快古云刑官無後不可不慎也此刑戒一書呂叔簡從鐵牀火坑

邊行清涼之劑不惟造福即是修心蓋用刑之心其發如火其流若波宜常存此心以調伏之不見吾貴民賤不知此德彼怨即是聖賢根器我願居官者各留心自戒而旁觀者亦直口戒人則世道人心之厚幸矣

親民官用刑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摸百姓便去血幾升去肉幾塊若是情眞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

還非罪無辜于我詎無損福
忿雖民上草菅生靈豈盡天資刻薄之人或亦爲亂
國用重典之說所誤乎又或初欲示威後遂手滑而
不覺也觀諸慘報當爲動魄驚心
官長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
時待氣和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
忿嘗見世人因怒其人遂嚴刑以求洩已之忿嗟嘆
傷彼父母之遺體而洩吾一時之忿憾欲子孫之昌

盛得乎

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樂也故可以死懼之而天下治矣刑罰過則民不畏死不畏死由生之苦也故不可以死懼之而天下亂矣

袁了凡曰吾治寶坻時每念聖人制刑不得已而用之雖尋常用杖必再三審慎至于夾棍極刑則斷斷不忍輕用嘗設身處地以思之以吾輩肌膚足脛而置之三木之內則與其忍苦煎熬以冀生全於辨白

聊先避痛楚而甘就死刑于屈招盖用夾訊以求情而情之得者僅十之二三情之終不得而釀成冤獄者十之八九也吾治寶坻豈無應用極刑之時而吾卒不忍輕用而民情卒未嘗不得蓋惟積誠推愛以感之從容反覆以鞫之多方設術以索其隱情當時耐性以察其變幻吾之精神旣竭而奸者無復遁之奸屈者無不伸之屈刑固不必多用而獄已無不折矣某之所力正不在嚴刑鍛鍊而專在誠意感孚也

又曰死者人之所大惡天下且有求死而不得者嚴刑之下是也同是皮膚一般痛癢司民牧者思之欽恤一念上通于天誰謂刑官無後乎

哀矜錄云京師有熱審各省不及豈各省獨非赤子乎至於寒冬饑餒更須軫念倘居官君子肯發慈悲力請一疏俾天下俱照京師熱審例清減冤滯冬月增寒審一次陰功浩大爲何如哉

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明則能照慈則不刻斷則能

決

王朗川言行彙纂曰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已欲安居則不擾民之居已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古云教笞不可廢於家朴責不可弛於國奴僕有犯除情重送官外用小竹板扑之勿脚踢亂打而頭目腰背要害處尤當禁忌百姓有犯除强盜人命外用

二號竹板責之勿用夾棍極刑
釋一大憝與縱虎傷人者均惡陷一無辜與操刀殺
人者同罪
景仁謹按刑以具嚴天威謂之天牧牧之爲言
養也殺人而有養人之用固當慎之又慎矣漢
景帝詔讞疑獄唐太宗制決死四五覆奏下諸
州者三覆奏令門下有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
狀以聞宋太祖詔諸州大辟不得專決付刑部

覆視之元仁宗時有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擇情輕者一人杖而出之俾養其父母不絕其祀明仁宗決重囚命五府六部諸大臣於承天門會審多加矜宥前代慎刑源流可攷我朝明罰敕法而法外施仁更詳且密大抵順天時校年歲植倫常正名分執法而仍準情以無失乎明慎之義請陳其大畧焉凡熱審小滿前十日始立秋前一日止笞罪寬免摘釋枷杖減等

保候徒罪以上在監之犯寛減刑具凡決死囚
正月六月停止行刑令節及
慶賀祭祀齋戒封印之期每月初一初二日四月
初八日及素服日期皆停刑并不得決罰拷訊
此順時以致慎也凡老幼疾病犯罪不拷訊據
證定罪軍流以下免的決準收贖死罪八十以
上及篤疾具議
奏

開九十以上七歲以下犯死罪不加刑有教令主使者坐之十歲以下鬬殺如死者長於兇手四歲以上准一律聲請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死者亦長於兇手四歲以上理曲逞兇或無心戲殺者亦准聲請減流未老疾犯罪老疾發覺者依老疾論幼小時犯罪長大發覺者依幼小論此校年以致愼也凡毆死期功尊長罪干斬決之案情節實可矜憫者照本律本例問

擬法司夾簽聲明恭候

欽定其誤傷尊長至死審非逞兇干犯者亦如之由

斬決改斬候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夫家長亦准

夾簽請

旨由絞決改絞候其刃傷期親尊長尊屬非有心干

犯或金刃誤傷及情有可憫者逕擬絞候祖父

母父母被緦麻尊長外姻緦功尊長毆打實係

事在危急情切救護致毆死尊長者於疏內聲

明減軍祖父母父母夫被人毆打情急救護致
毆死人者亦於疏內聲明減流俱夾簽援例兩
請候
旨定奪本夫捉姦殺死犯姦尊長照本律擬罪夾簽
聲明
勅下九卿核議期親減斬候緦麻減流三千里被殺
者係緦麻尊長外姻功緦尊長亦照本律擬罪
隨本聲明減流二千里如本夫本婦有服親屬

捉姦殺死犯姦尊長各按期親功緦服制定擬

夾簽聲明

勅下九卿定擬分別改爲斬候杖流至如妻誤傷夫

致斃等案情節實可矜憫而名分攸關法司不

能夾簽者本內將可原情節聲敘內閣進本時

加具說帖票擬雙簽進

呈

勅九卿核議往往得

旨由斬決改斬候如此之類明倫辨分不撓法而必原情無微不至如此至劫盜罪干斬決督撫分晰聲明法所難宥及情有可原者大學士會同三法司詳議將僅止把風接贓情有可原者發遣其事未發而自首及聞拿投首者究明首夥曾否傷人分別斬候發遣軍徒及免罪於懲惡之中復量加寬貸畧舉梗概不可殫陳名例有存留養親之條軍流徒犯俱准留養死罪情輕

亦得上請

國朝於正犯加以枷責或收贖為埋葬銀兩尤為

仁至義盡凡留養核所犯情節秋審應入可矜

者如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及孀婦獨子守節

逾二十年准隨案聲請其情罪稍重者候秋審

時取結報部核辦其兄弟犯罪俱應正法者存

留一人養親仍

奏

聞請
旨更有承祀之例則專爲毆死妻而非故殺者設留
養承祀俱于秋審時另冊進
呈重節孝延宗祀也至於監候人犯均俟秋審
朝審分擬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各直省由臬司彙
核督撫覆定具
題於四五月到部刑部先期將入於秋審各犯原
案遴員分看先衡情後論傷平心參酌註明實

緩矜留其介乎疑似者記出候核司看畢後有
覆看有總看各就所見加批不妨互有同異呈
堂詳閱各堂覆核加批統俟各直省秋審後呈
到部時刑部分案刋冊將外省與部中所擬不
符者另冊彙核先司議後堂議各堂虛公核定
八月中旬會九卿詹事科道在
天安門外公閱直省審冊詳議僉商所擬有不協
者當時改定刑部具疏

題
聞情實各犯恭繕
黄册官犯服制留皆别為一册進
呈
御覽
命下可矜者减流緩决者仍監候其情實者内閣按
地遠近以序先後欽天監擇期以冬至六十日
前各道

奏請勾到刑科覆奏

上素服御便殿大學士學士刑部尚書侍郎

起居注官咸侍滿學十二人按冊奏犯人名

上降旨有一綫可原者不予勾餘皆予勾大學士一

人秉筆勾畢進

御覆閱閱實內閣授刑科刑科授該道御史齎送刑

部其予勾免勾緣由刑部具榜示於勾畢後進

呈

發下該司一併行文該省勾者處決未勾者牢固監候

朝審錄刑部罪囚擇日於冬至齋戒前辦理悉如

秋審秋

朝審處一舉行其矜慎如此其情實勾免之犯語言訊戲者一次未勾後改緩二次未勾後改緩常犯十次未勾後改緩年例查辦減等戲殺誤殺俱減流三犯竊盜竊贓逾貫俱減

軍其餘緩決奉有

恩旨查辦減等偶逢雨澤愆期有

旨清理庶獄軍流人犯俱減徒又有奉

特旨停勾之年除情罪極重者皆得緩死恭逢

大赦解澤滂流則非常之曠典也

聖代欽恤之仁直以天地生人之心為心以父母保

赤子之念為念慈祥惻怛法外

施恩遠軼前古矣恭讀

仁宗睿皇帝御製明愼用刑說曰明生於公公則無私無私始能明愼由於勤勤則不怠不怠始能愼又

御製愼刑論曰愼之一字爲用刑之大綱

聖有謨訓實萬世祥刑之標準凡我庶官百職事宜何如竭情盡愼宣

上恩德以幾刑措之風也哉

式敬編卷四

察獄

左傳魯莊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夫以情則能求民情斷民中而獄即能察曹劌以爲忠之屬也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以呂刑惟貌有稽周官立五聽之法誠慮有枉撓不當者耳司刑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勿自恃清廉而執臆見勿自矜剛正而設成心勿

喜事而勇於翻案勿戀職而懦於辨寃虛公研鞫不憚再三庶幾惟明克允乎第情僞萬變疑似難明之案自古有之王制曰疑獄汜與衆共之訪於衆而熟察其情當必有間可求即思慮所窮將有鬼神通之倘仍疑不能明則失不經猶愈於殺不辜罪疑惟輕書有明訓矣爲察獄門第四

事實

周子產晨出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巳死而哀今哭夫巳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漢于公東海郯人也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其母吏捕婦按治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東海枯旱三

年後太守至殺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公閭門壞父老共治之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有陰德未嘗有所冤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衆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後爲丞相孫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何比干武帝時入通律法爲汝陰獄吏決曹掾平活
數百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爲何公一
日大雨比干夢貴客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
嫗至求避雨雨甚而衣服不沾漬比干異之延入坐
須臾雨止嫗辭去謂比干曰君先世歷有陰德及君
身治獄平恕今天賜策以廣君子孫因出懷中符策
狀如簡凡九百九十枚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算嫗忽不見比干時年五十八已有六男後再

生三子累世顯榮皆如嫗言

崔篆爲建新大尹所至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彼皆何罪而至此遂理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固爭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

三國魏 胡質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讎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少年有書吏李若聞之色動[illegible]窮擿狀即首服

吳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燒舍詐夫死詣官妻不承舉遂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伏其罪

晉苻融爲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返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

右黑而燥瘠而心悸問之筮者云憂訟獄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而寢融曰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左而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獲昌詰之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

有男子候之與語更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語懼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曹攄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値攄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實時稱其明

宋世良拜淸河守善政術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

人世良詢其情狀惟送十二人餘皆放之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虛陽平守魏明朗大服齊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牽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穭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復訴訟郡稱神明

北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於道郡人疑張堤爲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服悅察其色疑之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曰惟得一刀鞘

悅召刀匠示之匠曰此我製也去歲賣與鄰人董及祖即收及祖詰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皁襦遂伏法張堤得釋

辛祥任司馬失白壁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眞賊

高柔爲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去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

稱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不顧室家者柔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曰無柔曰與人交錢財乎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

宜早服子支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遣吏往掘得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

北齊蘇瓊字珍之齊文襄引爲刑獄參軍并州嘗有盜案參軍張龍推其事所疑賊徒并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文襄付瓊更令覆實瓊别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參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零陵人魏雙成失牛疑其村人魏子

賔列送至郡一問知賔非盜即釋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處可得瓊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不收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富民成氏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時數有上書告反者前後悉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崔昻謂瓊曰數縱叛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放叛逆昻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

後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

賊蹤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
乃作匿名書牓於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
恐泄露誠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當來
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慶陵王欣家奴面縛
自告牒下因此盡獲其黨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私告其謀反帝命一御史按
之御史知其誣罔與告事者行數里佯失告狀驚懼
乃與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今失告狀幸救其命

告事者乃疏狀與御史驗與本狀不同郎日還以聞

高祖大驚靖得不坐

貞觀初青州有男子謀逆支黨塡獄崔仁師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曰治獄主仁恕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使吾一介易十四命固所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曰崔公仁恕無枉者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唐臨爲大理丞斷獄平允高宗嘗錄繫囚前丞所處

者多號哭稱寃臨所處者獨無言上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寃上嘆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

垂拱年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疑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勑使張楚金推勘楚金仰臥西牎日高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集州官索一甕水令琛投書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

勑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疋

張說按譙王重福獄一昔而罪人得誅張靈鄭愔餘詿誤悉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

李汧公勉鎮鳳翔有編氓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送於縣縣將送府庭邑宰欲以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爲土塊矣驚駭以狀聞僉曰奸計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繫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時袁滋在公幕

中日甚疑此事請吏詳之汧公因使袁移獄于府中按問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廛肆索金鎔寫與塊相等秤其半已三百金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夫以竹昇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歎服其後袁至德宗時爲宰相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亂

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乾夫悅妻色利其富旣占陽驚曰乃夫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他年可久丐衣食歸里往見妻乾夫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復坐誣碣之來可久陳寃碣得其情卽勑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浮潦獄決而霽

王藻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豬蹄十

巒及歸紿云送三十巒藻怒酷掠之婢不勝痛誣服
遂杖逐之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謂必鬻獄
所得姑以婢事試之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
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
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杻追求只為金轉增冤債幾何
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卽棄家學道
後賜號保和眞人
李尚隱擢左臺監察御史時有馮昭泰者性鷙刻人

憚其強嘗誣桐廬人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繫獄詔御史覆按皆托病不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李處厚知廬州民有毆死者處厚驗其傷無迹遇一老父曰以新赤油傘日中覆之用水沃屍其迹必見處厚如其言果得

五代漢盧億充開封府推官時侍衛驕恣軍士成美以驢負鹽入都門閽者不敢執反擒平民孟柔送侍衛

司柔自誣服論死億察其冤言於漢祖而釋之

（周）廣順中郭崇領武定節制辛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部民有被殺刼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曰民被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民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仲甫凡三爲節度判官累雪冤枉

（宋）趙普初除滁州判官太祖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隙遂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民自誣服具申覆審無異獨若水疑之錄參怒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出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民詣若水謝閉門不納遶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欲上

奏若水曰止欲拔冤非圖爵賞萬一敷奏於錄參何
如知州歎服
王文正公旦知臨江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一夕
不寐至五鼓時忽然有得急趨出則吏卒皆已起驚
呼相向公怪問之曰直更者方擊五鼓忽聞空中有
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公果出公嘿然心契因引囚
出問竟爲平反
歐陽修貶夷陵令嘗取舊案反覆視之見其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乃仰屋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況天下乎自爾遇事不敢忽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家宿門外夜有盜踰牆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慮禍亡去忽墮井則婦人已爲盜殺於井中主人蹤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辯自誣服敏中以贓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入村店店嫗問僧獄何如吏紿曰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云何曰既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言之無傷矣此婦

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按問具服并得贓僧始得出

唐介知平江縣民李氏多貲而吝吏誅求不厭誣爲殺人守捕之楚掠不肯承介訊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按治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御史受賞介未嘗自言

喬執中寛厚有仁心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

元絳字厚之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臥

夜被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繹遣其妻曰歸

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人躡其後望一僧迎之私

語卽捕僧遂得姦狀一邑稱神

韓繹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

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己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繹言留

之在外恐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

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王平字保衡爲許州司理參軍里中女乘驢早行盜

殺諸田間褫其衣而去驢逸田家收得之吏捕得驢
坐以殺人平疑之以狀白府州將不聽趣令具獄平
持益堅守怒曰掾懦耶平曰坐懦而奏不過一免耳
與其阿旨以殺無辜又陷公於不義較其輕重孰爲
愈耶州將不能奪後數日河南移逃卒至許劾之乃
實殺女子者田家得雪平官至侍御史五子俱顯名
陳泊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
卒泊嘗按驗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

病死聞治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
驗不以實乎乃具牒白府尹陳琳琳喜曰官人用心
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奏太后命原其族人
治亦不及罪治後歷官臺省孫傳道履嘗皆以詞學
顯
姚仲孫爲許州司理時王嗣宗知州事民有被盜殺
者其妻訴里胥責賄不與而惡之曰此必盜也乃捕
繫獄將抵死仲孫疑之然亦不敢遽決後數日果得

眞盜嗣宗喜曰審獄當如是也改資州轉運使檄往

富順監按疑獄全活者數十人

張奎守夔州有滯囚法當死獄成三問輒不服轉運

使命奎覆按一視牘而辨之得不死人咸服其明

張九成權刑侍法寺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閱始末得

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誣服者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

成曰職在詳刑可邀賞乎辭之

錢卽爲睦州理官會有大獄久不決部使以宿怨檄

郎往挾薦牘動之意在羅織也郎曰我寧老冗選中豈忍殺人媚人以博一薦乎獄皆平反

張文規字正夫爲英州司理眞陽縣民張五同賊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圭張運等率保伍追捕之羣盜散走獨張五抗拒達擊殺之餘盜旣脫反以被刼告縣縣令吳邈盡收圭達等十二人送獄劾以强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圭運病死旣申府事下司理文規察囚詞色疑不實一問得其情又獲盜黨以證

獄具胡達以追盜殺人杖脊餘人皆等第子杖罪冤
獄遂平不踰年吳邈嘔血死文規後感疾沉困恍惚
至一大殿殿上垂簾聞其聲乃審吳邈事也文規悉
以實對遙見吏抱所判文書出紙尾示之有添一紀
三字文規遂寤後以通直郎致仕年七十八系夢羽
衣人來曰向增壽一紀公在英州嘗斷婦人曾氏斬
罪降作絞罪又添半紀殷棠川曰民命至重推鞫稍
忽誤入人於死猶有陰譴焉吳邈邀功誣盜忍戾若

此使無果報豈天道夢夢耶非文規平反十二人無生理矣斬絞等死耳於不可生者俾全其首領神明亦默佑之彼以轘磔爲快甘效屠伯者獨何心哉陳襄爲浦城簿民有失物者襄鞫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引數人詣鐘所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暗捫出示一人手無墨按之遂服王罕知潭州聽訟務得人情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夫死無子妾有

子遂逐婦而據家貲屢訴不得直因忿恚發狂爲

治妻而反其貲婦卽愈郡稱神明

益州劉府尹爲連江尉時民有寃獄十餘年未決郡

守屬劉訊之劉虛心推詢曲直遂判及歴任直者候

於建州屏人告曰異香數斤聊爲長者壽發視乃黄

金也劉謝曰君事本直我爲直之非私君也敢以公

事受私賂乎堅辭不受二子原父貢父皆致高位

黄幹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幹釋囚桎梏飲食之

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旣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親案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劉崇龜出守廣州有少年泊舟江滸見一少姬倚閭挑之殊不拒期以黃昏姬啓扉待之一盜先入姬誤就之盜疑見執遂殺姬遺刀而遁少年後至踐其血

仆地大駭急出解纜去及旦其家跡得追獲繫之獄少年吐實崇寵視所遺之刀乃屠刀也因令曰旦日大饗士集合境庖丁既集復曰暮矣需明日俱遣散去留刀於廚陰以殺人刀易入此明各來請刀一屠不認曰此非我刀乃某屠人刀耳亟命擒之則竄矣索[illegible]乃以死囚乘夜斃於市曰犯奸少年也屠者聞之旋歸遂擒伏法

鄭承議爲蕭山縣丞時有朱統制在縣牧馬縱卒侵

刈西興鹽場草鹽司聞於朝揭榜許人格捕其卒刈
草如故亭戶捍之殺傷四人朱醵金賄吏誣以毆擊
論死者八人獄成知縣已署案次詣丞鄭責其吏曰
榜既許人格捕殺之罪輕今以他事論死統制得以
肆其暴如吾民之貧寃何案不得書吾名吏懼白之
令於是亭戶八人俱得杖決免死後鄭丞二子皆登
第

張洽為袁州司理郡守入都吏之譜籍倉吏二十餘

家坐以盜廩命治鞫之治密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
公之籍二十餘家者以盜廩也令較數歲中所入已
豐於昔則都吏之言妄矣公豈肯受妄言而濫籍無
罪之人乎郡守悟倉吏得不籍洽知永新縣一日諸
告閩獄中榜笞聲益獄吏受財乘間訊囚使誣服也
洽大怒亟執付獄明日以上於郡縣之後通判池州
獄有張德修者誤蹴人死獄吏誣以故殺洽請再鞫
守不聽命提點常平袁甫至時方大旱禱不應洽曰

漢晉以來濫刑而致旱伸冤而得雨載諸方冊可攷若今天大旱焉知非爲德修獄乎甫爲閱獄減其罪復白郡請蠲稅緩徵以召和氣三日果大雨端平間除秘書郎直秘閣子楙櫰俱進士

唐肅爲泰州司理有商人夜宿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且視之血汚其衣爲吏所執不能明遂自誣服肅爲白其冤而知州馬知節趣令具獄肅固辭不可後數日果得眞殺人者

孫廉權知滄州有刼盜獄成廉疑之謂僚屬曰我武人也獄非吾事試召其鄰里而訪問之皆曰非盜也既二日果得真盜除詔獎諭之

韓宗說嘗攝滄州鹽務縣里有繫囚坐殺人法當死宗說疑之會犯者言其母年九十病甚願一別母而死宗說憫然釋囚縛令人與俱往既而吏獲所殺人者

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

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聞子艮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壻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雇直又不壻汝子將奈何囚悟涕泣曰囚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艮正諸法焉

王安禮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神宗付安禮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

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豈有素不快於若者耶

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

訊果其所爲也即梟首於市

張昇知潤州有報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

也昇令其親鄰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衆不能辨婦

人何遂知其爲夫即付所司鞫問果其婦與姦人同

謀者一郡稱神

汪待舉守處州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夜醒酒

渴索漿不得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戶客死其家訟於官待舉究室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細鞫之訟乃白一云瓶浸臘梅

薛顏知江寧府邏者晝刼人反執平人以告顏視其色動曰若眞盜也械之果引伏

元汪澤民授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憾久絶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欲得師財且苦其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服

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報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上有鐵工姓氏召工詢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得實即械之而出他償

閣從新安縣尉縣有鬻麥商爲賊所殺莫知主名從因集吏民至尸旁跪聽忽一人屏樹而立命卒引詰之賊遂服又於道中遇數人騶從若貴游者從曰此巨盜也邏致之果得實羣稱爲神明

（明）張昺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鱔魚肉忽

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帍初至任命閩境漁者捕鱔得百斤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痛仆地死婦寃遂白乃釋之

泉州有李姓者妻吳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之郡得賂反坐宗人誣經十餘年未决魯穆爲福建按察僉事廉得蹤跡甚詳一訊林即服

許讚大名府推官以明法舉職有夜殺人者取其首去比曉劉姓負薪於途拾刃置薪上捕者執之遂誣服讚獨疑之曰豈有手刃人而猶露其刃者乃榜市曰劉某殺人已服罪有能得其首者賞乃得殺人者負薪者始釋

王哲巡按江南時天旱種不入土哲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翼日雨民有女奴自逃其讎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旣成哲復訊見其有寃色使人密

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久之眞盜得始皆愧服民爲之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華亭葉宗行夏原吉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貲殺之埋此遂伏法

才寬知淮安府剛正明決有盜殺人無名適蛛墮於几鷹下於庭寬曰殺人者必朱英也按籍捕之果然人以爲神

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家火七人皆死判曰豈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果獲盜乃殺其人而縱火也

萬鵬舉萬安縣丞廉平勤政時有民婦訴其夫及五子皆爲人謀殺毀滅其屍鵬舉虔禱于神一日有五

蜂旋繞行幕鵰舉曰汝若眞枉宜前飛引蜂徑臨掩骸處得衣帶上所繫買布數人名姓推鞫之遂獲謀殺者

石璞江西副使剛介有治才在江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婦往拜其家壻先歸婦後失之徧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誣服璞獨疑殺人而棄屍必深怨者爲之彼新婦燕好朗乃爾夜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婦與人私而夫枉死且受污

名于理安耶神其以夢示我果夢神授一麥字璞曰此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令械囚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窺門內乃令人牽入曰爾羽客胡爲至此得非爾師令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乃具道素與婦通現匿之叢麥中江西人因號之曰

斷鬼石

閩中田姓鄉紳得一園掃除初就宴邑令於園中盛夏蓮花正茂飲將午夜席未及半邑令忽瞶瞶不語

疑爲泥醉急舁回署未幾殂縣素有蠱鬨傳邑侯爲本紳所毒事聞逮繫獄成然無可指之實存疑案以待再推延十餘載遣恤刑往曰酖毒之施所以復讐即果讐而毒之焉有大設筵席廣集多人以施其術之理因訊紳以園置自何年曰購得之非自置也訊以亭舍曾鼎新否曰仍其舊加圬墁而已訊以花樹陰翳否曰古樹逾圍竹木叢森再訊以被罪後售他人否曰得此園即膺禍人咸咎之畏不敢售故家業

零而此園獨存恤刑隨呼縣令語以夙聞斯園甲茲
邑當卽往遊仍廣諭士民各攜殽酒以示同樂更命
密具畚鍤待用至期恤刑攜縣令先往呼士民隨之
至則啓其園辟除草萊令士民中有識宴邑令之所
者指其處巍然大厦蘿蘚積簷砌恤刑曰斯紳之寃
吾得之矣命諸士民羅坐盡飲至醉以其餘飲好事
者令升高併力折毀于牆垣內得毒虺盈數石其不
經見物則不計也恤刑曰彻古則陰沴積苔生蘿附

爲蛇虺窟穴而毒物多乘陰氣以遊行若其捕生自養更以氣取夜宴蠅蚋必叢諸物遊行梁上吸其所欲而不得涎墜殽中誤饜之焉得不立斃若非斯園猶有冤何以白

黃紱封邱人任四川參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公曰即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禱城隍廟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紱訪至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穴且起卒吏兵急抵寺盡

聚諸僧其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
堊額上晒洗之隱有巾痕繳曰是盜也訊得其奸狀
蓋寺西有巨塘夜殺投宿人將尸沈塘中衆共分其
囊資有妻女則又分其妻女匿隱窖中繳按律殺僧
毀其寺繳後爲都御史
薛文清公瑄爲大理少卿會有武弁病死其妾有色
王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乃誣告妻毒殺其
夫鞫問巳誣服公辯其寃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詔

事振譖之振嗾御史劾公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公死罪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無愧焉在獄讀易自娛至復奏將決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者得免死放歸田里

許襄毅公進察獄詳慎時有罪縣婦餉其夫食畢而死翁姑陳於官婦自誣服自是天久不雨公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酖毒殺人計之最密者也焉有自餉於田而投酖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由道路餉婦

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諸狗彘無不死者卽日婦冤遂白大雨如注

雍泰知吳縣民有妾亡去妾父訟民密殺其女匿尸湖中石下已兩月召詢之妾逃兩月蹤跡莫知妾父脇財始知死所泰使人視其尸詰妾父曰彼密殺汝女汝安知匿於石下此豈兩月尸耶此必非汝女汝殺他人女冀得賂耳一拷而服泰後仕至尚書

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鎧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

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某素讐鎧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于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覘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鎧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殺之耳

王陽明爲知縣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亨多邦彥者驍悍倍于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亨母於兵道告辯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証陽明

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許以辯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
桌圍內藏一門子與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誡皂隸報
寅賓館有客公即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
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爲汝脫也三盜
見事已洩皆惶遽不復言惟叩頭請死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
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寃乃令置盜庭下差
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

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者世貞大笑曰爾以吾皂爲盜耶遽釋之典史王宗妾被殺于舍館尚書周用發河南司究問欲坐宗罪宗云聞報而歸衆所共見且是婦無外行何爲殺之覆審終無異辭旣數月都察院檄御史楊逢春會審楊至約二更時鞫王宗獄如期鞫之猝命隸云門外有覘視者執以來果獲兩人甲云彼摯我伴行不知其由乃舍之嚴究乙乙具服言與王宗館

主人妻亂爲其妾所窺殺之以滅口即置於法而釋宗楊曰若日間則觀者衆矣何由蹤跡其人人非切已事肯深夜來瞰耶由是咸稱神明一時聲振都下

附枉獄事實

漢趙廣漢爲京兆尹用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發奸摘伏吏民稱之然專厲强壯見事風生無所迴避又嘗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

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廷
尉廣漢竟坐腰斬
景帝時孝直爲長安令志性清慎所乘馬日行五百
里雍州刺吏梁緯與帝連婚恃勢索其馬不獲密搆
孝直受贓下獄直使人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
私捏人訴意必殺我嗟汝等幼沖未解申雪我死但
將紙筆墨安在墓裹我自中理果死獄中家人如所
教後五十餘日遇景帝大會羣臣孝直於殿前上表

云臣早忝宦途頗彰清慎不謂刺史梁緯必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加臣寃枉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臣敢以聞并梁緯不法二十一條貼在別狀景帝覽表訖怨然不見帝怪之遂詔收梁緯付獄劾詰事事不虛及枉殺孝直情狀詔將梁緯往孝直墓前斬而祭之追贈尚書郎

永平二年京師旱熹鄧皇后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杜冶實不殺人被拷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舉

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南北朝　宋元嘉中秣陵李龍等夜行刦掠時丹陽陶繼之爲令捕獲龍等詰問詞連大樂伎蓋刦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欵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幷刦盜斬之郡門外此伎辯慧多藝將死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以直作曲枉

見殺害死若有知當訴於天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經月餘陶夢見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甘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卽驚懼忽倒地若風顛狀良久甦醒有時而發發卽夭矯頭乃著背四日而亡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宣意有司使採訪佳材先有曲阿人姓宏家甚富厚其親族多齎財貨於湘州治生經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還至

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宏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財充寺用奏遂施行宏氏臨刑之日敕其妻子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經月少卿端坐便見宏來遂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署奏者以次殂殁當構始訖亦被燬焉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合當死善於獄中使人通訴反誣魏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於州斬决輝儁遺語州令史曰我之情理實若所見可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屍州令史哀悼爲之殯殮并備紙筆未幾張善得病惟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纔兩月盧

斐坐議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宣帝鴆殺之

唐太傅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縶之又書與韋相云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奏依其請敕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寃奈中訴無所但須燒紙墨當於泉下理之耳將刑觀者接踵揮刃之際悰大驚驟得疾遂輿而反俄而旋風暴作飛卷

壓埃直入府署乃散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卒將歸葬洛陽爲束身棺函成即路欲斂之其夕主吏乃覺函短懼甚又難於改易遂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室家人待於別室及舉屍就殮棺函果短遂陷胸折項骨而入無有知者及抵東都長子無逸相次而逝其事稍聞于世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按杜悰不過作貴倨態要

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人於死折已之祿則傲慢之爲累也長吏以禮節喜怒人低昂人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依傍道理謂匡謀擅棄城池死不爲過孰知皆爲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害人仍自害何嗟及乎

（五代）軍將劉璠性强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嫌之誣以謀反詔殺於市璠將死謂監刑者曰爲我白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我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

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爾識此聲否劉璠也命酒食祭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黯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旣寤爲仁規所親言之其人撫膺歎曰吾君必死此人卽劉璠也是日仁規縊於獄

（宋）宗室郇王判宗正第四女嫁楊侍郞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張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

吾家豈應終困婦告鄆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安石妻族也出入宰相蔡京家遂達於京京以爲奇貨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杖之二人皆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鄆王愕然不謂至此士驪與兩弟入市觀之歸忽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作鬼語曰我本不欲乾柰二法吏不肯去幾相繼死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神遊天門見一

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於極刑來訴於天方此震怒汝等何爲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後京死於長沙子孫誅滅朱璣曰婦姑言語相激亦常事耳坐以大逆情法何居且因婦而醢其姑安得不上干帝怒哉京欲張虐焰威刼搢紳士驪適投其閒府尹慫恿成之凶德參會其如天道好還何

李若水爲淮南司理有刼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

與僧人自成爲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言實未嘗爲盜若水堅執盜語爲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司理驅使耳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日若水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殆無遺類

夏沈香杭民裴氏妾也潄衣井旁適嫡子戲誤墮井

其妻冤沈香擠之訴於官州委錄參杜子芳司戸陳
珪司理戚秉道鞫之三易獄皆同沈香從杖一百斷
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駮不當劾罷三掾委秀水
張濟審問濟希指竟論沈香死其後睦同京聞有邢
生者能知休咎往問之邢不答語所親曰其如沈香
何睦聞之恐懼而死
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
罪不當死而遇輒坐以死伏法之日人皆冤之此後

每見紹卿隨逐不捨遇詣廬山設醮甫投心詞已見紹卿在側忽流血被體移時而卒

趙時爲無爲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寃曰某不幸爲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奈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處已廉謹安有枉者囚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寃有所自非祖而何某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按死者不可復生故重獄不厭疑慮枉濫也如情理本輕自炫淵魚之察

下吏承望風旨何求不得哉祖翔因疑移獄告將誰歸夫翔明習法律且爾矧茫昧者乎廉謹且爾矧貪墨者乎

向子長爲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黃令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還鄭有女弟嫁宜春郡官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前三年嘗爲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黃不得已亦同途意殊不樂逮至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一二親揖就便室黃如不

閙卽其側呼之瞪目不答少頃發聲大呼遂洞泄血痢號呼通夕向與鄭告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願君力疾告我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往日官於此地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於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爲計尉給白府曰郡有盜起已得其窟穴遣三人往偵姑以買物爲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賊乎願合諸邑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雷山間兩月無

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於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爾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汝若至有司問汝殺人但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劾囚服送府我適主治之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

寃狀屛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寃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爲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曰君治獄已竟乃受賄妄欲改變耶吾曰旣得其寃安敢不爲辯守移獄於録曹又移於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使如初欵吾引

義囚爭累十數日不得直臨欲殺四守令同官諭吾曰囚必死君固執無益今强爲書名牘尾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吾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二縣吏及院中二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已改秩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黄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

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又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四已先在矣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耳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拱立於此向與鄭設席焚香拜禱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若許其與母妻決別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哉禱畢黃喜曰鬼聽矣痛即止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辦肩輿出迎向曰

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相遇於院門之外搴簾一揖而絕

元陶宗儀紀云元統間某吏爲杭東北錄事一日有部民某甲與某乙鬬毆某甲之母勸解某乙用木棒就腦後一擊仆地而死適某承該檢驗腦骨唇齒皆有重傷某乙招伏繫獄二載遇赦以非謀殺合宥既得釋乙來致謝因言與某甲鬬毆時其母來勸力拳其子之裾手脫仰跌自搕其腦昏絕在地隣里用剪

刀挑母唇齒灌藥不甦乃死故腦唇有傷實未嘗持棒擊之也某問何爲招伏某乙言倉皇之際惟恐箠楚但欲招承償命弗暇計也隣里見我已招遂皆不復言矣察獄者於檢驗一事愼之哉

（明）馬炳爲嘉魚令有盜數人焚掠公帑而去其爲首者多鬍適報團風鎭有舟載一十二人蹤跡可疑偵之中有長鬍者貌相似而實非也馬竟捕之以盜治罪斃於獄後馬擢御史舟泊團風夜爲盜刼舉室皆

死
閻巡撫蒞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主盜者志廉富
民畏刑以賄屬諸權貴請寬閻益疑之竟杖殺廉已
而鎮江郡丞盧仁上謁閻曰汝何帶囚周志廉來仁
茫然不省閻復厲聲曰皂隸傍邊立者廉也仁即昏眩
仆地踰日而死朱璣曰閻之殺廉以其行賂疑之可
謂公正矣然殺非其罪尚能為厲可自恃無私妄行
斷決哉

新都丞徐謙被檄充勘官宿犍爲境上徐氏家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次日丞果至遂具盛禮及回復夢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死一人命天曹已滅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邸中年三十四聞者惜之

隆慶時荆州推官魏釗廣東人嘗任彝陵州檢勘人

命有徐少卿名宗者家奉梓潼神甚靈忽夢神告曰明日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且入銓曹可預識之遲明探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欵甚勤魏去彝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魏君受賄百金故出人罪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祿秩年亦不永矣少卿密遣人察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復補濟南尋陞戶部主事一年卒于京邸家亦彫落按此與徐丞事同徐受金入一人罪此受金出一人罪其枉法一也不

惟削祿亦且減年吾願居官者以賄賂與前程較所得孰多與壽命較所關孰重可以豁然矣

樊光爲交趾郡佐在廨視事午間風雷大作光及男弁犬俱震死妻於霆擊之際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曰曾有二人相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賄于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抑令欵服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弁犬食之其囚饑餓將死鬪于獄內披髮訴天不數日間遂有此事夫府

佐受賄之報男犬以飲食與焉則今隨任子弟及入幕主案便當隨事勸導其官廉明公正自爲身地矣况郡佐分理庶務實爲鹽捕軍屯之司命哉

崇禎末年吳江縣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柏兄士松謀鬻於里豪徐洪爲妾陳氏不知也士松料其志不可奪先令鄰嫗俞姓者托故假宿夜半挈兒啟扉擁入挾往舟中陳號慟抵死凜不可犯陳氏父陳俊訟之直指委邑令章日炌鞫之徐洪賄豪宦飾

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拶指拔頰縶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白其冤率陳氏入見直指泣訴冤狀隨即持刀自刎血湧仆地直指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冤目乃瞑因即日拜疏上聞諸冤輕重抵罪士松徐洪等立斃杖下縣令貶斥不踰月死俞嫗亦暴死豪宦之娈賄囑托者猝病瘖啞終其身不能言冥報之速如此

人日望天下太平不知暢則平鬱則不平雨露固令人暢不知鬱塞之久雷霆尤令人暢亢旱固當停訟以恤民古人決滯獄而甘霖立降尤所以恤民陽春腳即霹靂手哉

典刑民命攸關若明知小民之寃或委之上人之主持或委之前官之審定失入失出全無確見殊不知我知而不辯即我之罪也故古之循吏嘗有壓於上司偏見竟以去就爭之即彼之寃仍不伸而我之心

已無憾夫仁者且不難因一囚棄一官今竟有以人命供已之喜怒且以媚人之喜怒者其忍心害理爲何如也

以直爲曲者非但受贓故入而後爲罪也大凡新進喜事之徒多任聰明執意見或有一言之忿觸或因一事之猜疑或徑情直行深文峭法故入人獄往往有之至於以曲爲直則意見紛拏全然主持不定矣爲有司者自當公心剖析決以片言則曲直攸分情

法兩當縱遇盤錯亦必迎刃而解何安有曲直顛倒之失乎

殺人以媚人者意不過謂雷霆之下恐有不測懼以身爲之繼耳然徐有功狄梁公俱以辯寃獲罪瀕危不死而希旨羅織者往往災及其身死生有命安可中立祈免卽不幸死於救人與死於殺人之報孰得孰失當知所自處矣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常存生

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可矜勿殺
四在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噬嗑賁旅豐四卦皆有離象噬嗑豐則兼取震旅賁
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爲主而非震則無斷非艮則
無節惟中孚一卦有取乎巽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
即康誥所謂服念旬時丕蔽要囚之義也
朱日升曰假命圖賴南俗更甚令烏程時痛懲此弊
另發人命狀格直書時日傷口令告人自塡投進即

親至屍所照詞訊問照圖簡驗並不批委僚佐假手吏仵果係眞傷依律定罪若係誣罔卽加痛責至自縊投水誤跌等類則原情分别押令卽埋以斷抄詐拖累之苦人命一事可不謹哉

入輕爲重之事惟人命關天有司最宜留意世有誣賴一節最爲慘酷甚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有縛屍灌汁以求賂者矣有親人適死乘機索詐者矣有冒認屍親毀門壞屋者

矣此弊不革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尸滅法揣其情節與手刄無異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三等之法不論極寛極廹凡藥死而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卽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破其情益宜重處使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惡其陰德詎有量乎

檢屍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一件

事愼旃

王朗川曰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

昔彭惠安部居官立身無媿古人只悞殺一孝子家聲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慎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景仁按周易賁象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解

者以爲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折獄事之大者明不至則不克勝任焉夫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死兩無怨憾㝠末易言

大清會典凡殺人謀故論意鬬殺論傷共毆論傷之輕重先後戲殺論戲之情誤殺論誤之由殺訖者皆抵死惟過失不期而殺者得收贖誠恐介於疑似論罪稍不當即有屈抑何況枉濫乎古之斷獄者天資敏異剖决如流往往出人意表

入人意中豈察察爲明與人驚發姦擿伏之疑於神吾謂見微知著之本於靜也蓋細事亦有可尋之閒總須訊末而求端而沉幾自無或遁之情奚啻鉤深而索隱惟朗同懸鏡震不必其如雷斯照及覆盆寃弗難於頓雪博觀前軌具見精心

功令失入之條被議重於失出矧鬼能爲厲愁痛足干造化之和訟或於天禱祈莫息神明之怒

國章宜凜陰譴尤嚴吁可畏哉

式敬編卷五

恤囚

牢獄爲生人最苦之地或以爲入其中者皆有罪之人可憐不足恤不知若輩犯罪所由往往迫於不得已而陷於不知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或天性愚頑致抒文網是以下車泣罪先王每以教養之未至引爲己咎桁楊縲絏觸目酸心悲憫之懷不覺怦怦動也月令仲春命有司省

囹圄去桎梏仲夏則挺重囚益其食即孟秋始肅亦有瞻傷察創視折之文誠以爰書既定彼各有應得之罪無庸於監禁而困苦之有刑獄之責者安其居止時其飲食寒暑疾疫調攝有方防範非不甚密而軫恤有所必周平時開示獄官約束獄卒無許索賄任意凌虐尤必躬自巡視俾諸囚勿受苦中之苦則罪不至死者多所全活即死罪亦無含憤於地下矣為恤囚門

第五

事實

（漢）鍾離意舉孝廉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被詔送囚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以狀聞光武得奏示侯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遷棠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廣殮母

訖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減死意官至尚書

陳臨蒼梧守嘗有爲父報怨殺人者爲吏所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子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歲以五月五日祀臨東城上

虞詡祖經爲郡獄吏每上其渧泣隨之嘗曰吾不必爲于公子孫何必不爲九卿因字詡曰升卿

南北朝齊王僧虔以寬惠著稱時郡縣獄相丞有上湯

殺因慮疏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

上從之

（隋）韋仁壽性寛厚爲蜀郡司法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爲仁壽禮佛然後死

（唐）張文瓘攝大理寺不旬日斷獄數百事抵罪者無

寃言偶有疾因爲齋禱願亟視事拜侍中諸因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子四人皆至三品時人謂之萬石張家

劉禕道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欷歔累歎奏決日每爲再不食

宋趙抃通判宜州有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疽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死尋遇赦一郡稱慈母

陳太素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

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哉

王博文爲政務平恕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

張慶右軍巡院獄吏也好潔獄具必親沐之暑月尤勤好誦佛經每囚當受戮則爲齋素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死三日復甦告家人曰見一白衣人端潔脩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尚無子胡爲來此言未終以手提我足擲出乃得甦明

年生子亨官至左藏副使亨有六子皆顯達

孫覺知福州民有欠官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請葺佛殿覺曰汝輩施錢願得福耳佛殿未甚壞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即佛亦應含笑垂慈獲福不更多乎富人遂以輸官囹圄一空

熊克守暨陽每日趨獄點視夜則置一鈴其索直達寢所夜半掣鈴獄卒應喏否則必罰由是無不測之

慮

明萬歷間南京獄官孫一謙待獄囚甚有恩惠舊例重囚米日一升卒爲獄卒盜去給米時强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因初入獄每驅之穢濕地不得錢不與燥地一謙知之一切嚴禁分米計飯按籍以次分給捶拷因衣敝爲浣濯補葺終其官囚無凍餓凌虐死者後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王世貞贈以詩曰青山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水盧方畝地赭

衣猶作數行啼蓋紀實也一謙不之官遷歸至鄱陽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土地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而卒蓋德動天鑒死而爲神矣

金純同宋禮治運道有功仕至刑部尚書每戒屬吏不妄推鞫故諸司習爲寬厚獄無瘐死者卒贈山陽伯

李昆巡撫甘肅見都司獄牆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昆慼曰死已償厥辜矣

散平亟作義塚埋之

格言

宋呂居仁官箴曰余爲泰州獄掾顏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間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賄已足不肯畢事也

胡大初晝簾緒論治獄篇曰刑獄重事也犴狴惡地

也人一入其中大者死小者流又小者亦杖脫或差誤胥吏奚恤其咎必屬之令縱可逃陽罰亦必損陰德詎可不加謹哉一曰禁繫必審二曰鞫訊必親三曰牆壁必完固四曰饑寒必究五曰疾病必察六曰疑似必辨七曰出入必防一人坐獄闔戶抱憂飽煖失時疾病傳染殆甚可慮而又有合其處不合其處者健訟之徒樂入囹圄得以唆教獄詞變亂情節孰若使別處一牢乎羸老之人必察其有無疾病婦人女

子必察其有無娠孕此禁繫之不可不審也在法鞫
勘必長官親臨今也多憚煩率令獄吏自行審問
吏逼求賄賂視多寡爲曲直非法拷打何罪不招令
須戒約公事無大小必躬自喚上詰問再三顛狡不
伏然後量施笞栲獄情難測不可專事捶楚在法一
更三點長官親自定牢今也委佐官委曲押脫有逃
逸咎將誰執吏輩受賂雖重囚亦與釋放安寢無賂
雖散禁亦加之縲紲不可不躬自檢察昔熊子履宰

暨陽日間赴獄點視夜置鈴索掣鈴則獄卒應喏最爲可法此鞫視之必親也今在在獄多頹牆敗壁當亟加整葺重囚姦態萬狀尤宜深防每有獄吏受囚賂放其自便因以飲水爲名將水潑壁浸漬泥濕夜深則鑽壁踰牆倏然而遁無由知覺追之無及令當量罪囚輕重重者勿使處近壁之匣牆之上加以茨壁之內夾以板五日一次躬自巡視有不完處隨加脩補飭吏卒每更輪流兩三人明燭巡視諸牢次早

出廳先詣獄點名日以爲常牆壁之當完者如此獄
囚糧食當於經費支破人日給米二升鹽菜錢十文
朝已晚申立定程式獄子聲喏報覆令躬自點視然
後傳入其有家自送飯者當即傳與仍點檢來帶毒
藥刀仗銅鐵器皿文字之屬春夏須疎其窗槅蠲其
汚穢使不至卑濕奥渫致興疫癘如稍向寒便當糊
飾尸牖支給棉炭使各得溫煖和適可免疾患饑寒
之當究者如此不幸囚有以疾病告者不可不察也

有實病而吏不以告者有未嘗病而吏誣以告者蓋吏之視囚不甚經意小病不加審詰待重方以聞官甚至死而後告若有貲之囚吏則令其詐病巧爲敷說以覬責出漸爲脫免之地此令所當深察責在推司日具有無疾病申令又躬自審察如以病告者且與召醫治療日申增減其甚困頓不可支者然後責令親屬保識前去若必病重方始聞官者推吏必置於罰不然死者接踵憲司歲計人多令能免咎乎又

不幸獄情有疑似難明者不可不辨也世固有畏懼監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矣又有吏務速了强加拷訊逼令招認者矣亦有長官自恃己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意旨不容不以爲然者矣不知監繫不可泛及拷訊不可妄加臆度之見不可恃以爲是史傳所載耳目所知以疑似受枉而死而流者何可勝數諺曰捉賊須捉贓捉姦須捉雙凡罪囚供欵必須事事著實方可憑信不然萬一逼人於罪使無辜者

受枉得無愧於心乎乃若獄門出入之禁其責專在
當日推司監牢嚴行拘督應當日而抛離不到者有
罰吏卒非係在獄而輙入者有罰罪人水火茶飯各
須有人監臨逐牢內門無故不得輙開若家屬傳送
茶食不得私令與囚相見吏卒不得與之傳遞信息
漏泄獄情此皆當深致其防者也

呂新吾明職篇曰監中犯人多非良民得便乘機便
要刦囚反獄司獄官若肯日夜用心關防縱在荒坡

野地豈能插翅騰空乃監牆重重門戶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州縣官若不堅牢鐐鎖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則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防姦之意力倦心慵忽然逃走解夫固難辭罪官吏安能逃責若乃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穢汚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

抱屈含冤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極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鋪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恤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必享其餘慶矣

熊勉菴居官格言曰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瘴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因長需

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吊監簿查勘以獄囚
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
繫一人矣
陳繼儒曰生人之苦牢獄爲最其中雜穢疫癘之苦
暑月爲最仁人君子體上帝好生之心暑月無得濫
受詞無得枉羈候常遣人掃囹圄滌枷杻不時吊監
簿查囚數以自察其治狀務使眼前火坑化作逍遙
世界此只在當權者念頭動舌頭動筆頭動一霎時

問耳而鬼神已鑒之矣
囹圄之說雖曰禁錮罪人聖王體恤周至亦無所不用其愛也殘忍之吏憑勢作威或至泥耳籠首截筋拉脇懸髮熏目備極楚虐晝禁其食夜禁其寐暑疫蒸染寒凍僵積而莫之矜惻諺曰凡入獄者舉非良民困苦之者教民重犯法耳嗟乎豈其然乎赤子無知入井非赤子罪也不又有任情故禁久繫遺忘者乎陰德獲罪昭顯不誣司獄事者可以鑒矣

獄官獄卒皆以爲不酷虐則賄賂不入有一二窮者又欲借以號令故皆甘心暴惡夫豈無人心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爲府縣者惟選好獄官最爲喫緊至於小事斷不宜寄監一入此門種種苦況官長於孰睡時凊夢時亦思及此否

景仁按漢宣帝地節元年詔繫者或以笞掠孤苦饑寒死獄中何用心逆天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瘐死者所坐各縣爵丞相

御史課殿最以聞後漢章帝元和元年詔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唐制諸獄之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漿飲月一沐之疾病給醫藥重者釋械許其家一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閱獄囚杻校糧餉治不如法者又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殯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宋太祖開寶

二年以盛暑詔諸州獄吏恤繫囚凡五日一檢視灑埽獄戸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爲常太宗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意糾察哲宗紹聖四年令諸獄置氣樓凉窗設漿飲薦席杻械五日一洗繫囚以時沐浴遇寒給薪炭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長者以輕重刻識其

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膠筋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滌枷杻禁囚困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紹興元年有進星疏決禁囚者上曰此事甚好朕方念之聞祖宗時嘗遣內侍持餅肉徧賜繫囚仍具湯沐以示恩惠歷朝軫恤囚之政彰彰可攷迄乎

昭代更沛
殊恩獄囚照例支給衣糧外夏供清暑之湯冬予祛
寒之飲凡刑部在監現審人犯除未結各案及
監禁待質官常各犯並盜犯均不准親屬探視
外其已結各案准令罪囚祖父母父母伯叔兄
弟妻妾子孫每月入視兩次准隨從使役一名
皇恩廣大雖罪人許其親屬相見而不絕其世洵逾
格之

鴻慈矣

功令罪囚瘐死獄中必究獄卒有無凌虐情弊獄官責成綦專且重可不愼歟閱胡大初晝簾緒論治獄篇所論七條精詳周摯雖爲州縣立說而凡有犴獄之司者咸可倣而行之至如漢虞延遇伏臘晉曹攄值新歲遣囚歸家應期而還蕭撝咸綸聞風繼美前史傳爲美談具見誠能動物然無其盛德而妄思慕倣恐有貽誤不敢

載也有官守考體

聖朝之矜恤師曩哲之慈祥卽化圜扉爲樂土而儲

祉無窮矣

式敬編卷五終

式敬編五卷常熟楊公靜巖官刑部時所輯意在慶宥薰胥平反寃濫化束溼爲蠲汰洵所謂有用之書宜廣其傳者也書梨于道光紀元迄今二十五年嘉禾太守徐信軒先生將重鋟之而索余一言余之居是二年矣見夫城郭完固雉板增高骼胔除薶粦火不熸既秝秝觀太守之治行而是編之刻益以知循吏之用心靡有涯涘葢非特紹楊公之美且足以矜式典獄而太守平日之恤愼哀矜亦可概見然則

是編也雖作太守棠棣碑觀可也維時同官斯土能
佐太守善治而又襄刻是編者嘉興明府仲芝山秀
水明府傅松泉兩君余熟聞政績樂覩是書之刊因
贅數語於後長洲陳奂謹跋